

《归潮》：文化记忆的还原，日常精神的传承

□ 谢有顺

同表达”。

《归潮》为作者创造了一个重新面对故土、面对自我、面对历史和现实的重要时刻。许多优秀的作家，骨子里都会有为故土写一部作品的冲动和梦想。我相信，作者写《归潮》时是庄重的、投入的，而且是充满眷念之情的。他在小说中描绘了诸如潮戏、木雕、鱼生、单枞、祠堂、书楼、英歌舞及潮州方言等故乡元素，也通过这样的写作重获了一束打量故乡的眼光。他未必有为故乡立传的雄心，但写出一个地方的灵魂与情义，确实是《归潮》的主旨。有些生活段落充满感情，有些人物遭际令人伤怀，可见作者在这个题材上用情至深。记得英国小说家评论詹姆斯·伍德曾说：“写作和人生都没有捷径，都不靠聪明，而是靠深情。”确实，没有“深情”，作家根本写不出打动人心的作品。作者爱他笔下的人物，爱这块土地，也眷恋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切。所以，文字上显出了诚恳、朴素且带着近乡情怯式的小心翼翼的风格，连小说里的人物，也普遍都是善良而带着暖意的。

这也是作者自我检视的好机会。《归潮》写梅花村的陈洪礼和林屠围的林汉先这两个年轻人“过番”的故事，也写两个家族百年来的风云变幻。林阿娥的回家、林家兄弟的牺牲，以及几代潮人的归潮故事，跨越百年，核心词是家国情怀。他通过一次写作，既重温了潮州人的这份情怀是如何形成的，也检视了自己身上有哪些潮州人的精神积淀，又将如何

何延展到当代生活中。

这可能是一个作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，那就是开始懂得如何在历史中重新认识现实、认识自我。雅斯贝尔斯说：“对于我们的自我认识来说，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了。”《归潮》所呈现出的历史感，首先得益于作者对潮州人百年归潮史的调查、研究和共情，包括资料查证和叙事设计，这些为小说真实感的营造打下坚实基础。其次，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挖掘历史记忆，而是有意让历史通向现实，并让现实中的人在文化传承中产生文化认同。这种自觉的历史意识的建构，也是《归潮》不同于作者其他小说的意义之所在。艾略特说，历史意识能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，自己和当代的关系。写作《归潮》的陈崇正，也由此省思了自己与历史、与当代的关系。

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的叠加，共同构成了《归潮》的写作要旨。里面那些闪闪发光的生活、风格独特的细节，是文化记忆的还原，也是日常精神的传承。藏在小说下面的那道潜流，是一个地方生生不息、永不言败的生命意志。这部小说不仅写了陈崇正所生活、所记忆、所理解的那个世界，还展现出了作家所崇敬的人生、所寄托的情义。我觉得，潮州人民要感谢陈崇正，陈崇正也要感谢他曾深深受惠的那片土地。当一个作家找到了值得自己长久深情注视的地方时，写作就意味着回家。

(据人民网)

巴金图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：“把心交给读者”是终生承诺

□ 周立民

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，作品才能打动读者。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，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？

——巴金

在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，坐落于上海文学馆内的巴金图书馆正式对公众开放。走进馆里，迎面是醒目的巴金手迹背景墙，上书：把心交给读者。这话很多人都熟悉，太朴素以致如风过耳。然而，对于巴金先生而言，它却是对读者的终生承诺，从来都是郑重对待。

把心交给读者，在巴金不是礼貌的虚辞，而是一种写作伦理。巴金与读者的关系，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情有义的一道风景。上世纪40年代初，曾有人这样描述那些“巴金迷”：“尽管大热天，尽管是警报，绿荫下，岩洞里，总有人捧着他的作品在狼吞虎咽。上了课，尽管老师讲得满头青筋，喉烧像火，他们却在柜台下尽看他们的《家》《雾》《雨》。有时，泪水就冒着汗水流下来。夜半巡宿舍，尽管灯光似磷火，也有人开夜车，一晚上吞读了六七百面的《雾》并非奇怪。”

在广泛而深入的传播中，巴金把五四精神的火炬传到新一代青年中间，默默推动着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。陈荒煤1938年冬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招考文学系学生时，充分感受到这一点：“这些同学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，他们千里迢迢冒着危险奔向延安，爱好文学，投考鲁艺文学系，愿意经过学习以文学为武器投身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去。有好几个比较年轻的同学，都说他们爱好文学，要革命，思想上的许多变化，是受了巴金作品的影响！”何以如此风靡，如何做到这么打动人心？巴金的回答就是这6个字：把心交给读者。

与某些喜欢标榜“为自己写作”的人不同，巴金的写作总是有倾诉和交流的对象，且坚定地以读者为本位。把心交给读者，是作家与读者平等、坦诚交流，是作家自觉地与读者融为一体，同呼吸、共命运，从而形成精神上的共振。“我的心和年轻的心紧紧贴在一起，人们把不肯告诉父母的话，不肯告诉兄弟姐妹的话，把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全写在纸上送到我的身边。我常说作家靠读者们养活，不仅因为读者买了我的书，更重要的是他们送来精神的养料。我写得最多的时候也就是和读者联系最密切的时候。他们并不认为我是一位有头衔的作家，却只把我当作一个普通的人，一个忠实的朋友。”作家不是高高在上的导师、精英，而是普通人，“忠实的朋友”。作家并不自外于读者，自外于时代，而是去表达同时代人真切的心声，社会急切的呼声。1935年巴金在短篇小说集《沉沦》的序



巴金速写 罗雪村绘

言中写道：“这也许会文豪之流视作浅薄、卑俗，但是在这里面却跳动着这个时代的青年的心。”巴金从未中断同读者的联系，一直把读者的期望看成对自己的鞭策。

把心交给读者，还意味着读者是作家、作品的最终评判者。巴金视读者为“真正的‘评委’”，他经常根据读者来信，检查自己作品的效果。“我就这样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，其中有好多坏，我把它们全交给读者去评判。读者愿意花钱买我的书，我才能够靠稿费生活下去。”写作，由此不是单一的闭门造车，而是双向交流。这也形成了巴金作品时代呼应性的特点，他的作品从不曾脱离时代，总能与社会、人心紧紧相连，那正是他的心中装着读者。他与读者“签订”了庄严的契约。这个契约，不是简单的相互满足，而是要能够“共情”。“只有向读者交出自己的心，作品才能打动读者。要是作家心里没有火，作品怎么能使读者的心燃烧？”

写作还有一份神圣的使命，那就是作家与读者站在一起，敢于坚持真理、坚持正义，巴金盛赞的卢梭、伏尔泰、左拉、鲁迅都是这样的人。因为承载着这样的使命，文学才不是无病呻吟，软弱无力。巴金认为：“只有在作家和人民站在一起，为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目标努力的时候，只有在作家和人民同感情、共呼吸，共同为伟大祖国的命运奋斗的时候，文学作品才能成为‘战斗的武器’和‘教育的工具’……”勇气、担当、使命，这些应当成为作家的本色，而不是怯懦、回避、游戏：“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艺术家，一定要有勇气，可以说无勇即无文。”

“我写作只是为了一个目标：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有所贡献，对读者尽一个同胞的责任。”写作，正是在这样博大的胸怀，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名利中才变得更有价值，更为读者所欢迎。“如果不是想对我生活在其中的社会贡献一点力量，如果不是想对和我同时代的人表示一点友好的感情，如果不是想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所应尽的一份责任，我为什么要写作？”对于作家来讲，最具体的“人民”，就是他的读者，巴金在人民中间，在读者中间，找到了他的价值和真正的快乐。重温他的这些言论，对于我们今天思考作家的使命和责任也是有益的启示。

(据人民网)

在“情”与“力”的交融中一路前行

——读聂江华诗集《花样岁月》

□ 张永红

诚于党，是每一位革命军人的政治品格；讴歌忠诚，是每一位军旅诗人的政治责任。一位有灵魂、有信仰的军旅诗人，必然是朝气蓬勃、昂扬向上的。聂江华出生于军人家庭，生长在江西红土地，曾两度服役于英雄城南昌，八一公园、八一大桥、八一广场等军魂地标，八一军旗、八一军徽等红色基因，植根于内心深处。军人的信仰与理想、灵魂与血性、担当与天职，在他的《木棉花》《站岗》《回望遵义》等作品中贯穿始终、奔流不息。

壮志豪情——勇往直前的执行力。军旅诗人手中的笔，如同战士手中的枪，他们“脚踏着祖国的大地，背负着民族的希望”，将满腔热忱化作一行行雄壮的诗句，一路高歌，一路向前。从英雄城头到海防一线，从作战部队到军事院校，聂江华从赣江之滨到鼓山之麓，辗转于红土地与八闽大地之间。其可贵之处在于，他始终将旺盛的创作热情挥洒于“哪里需要哪里去”的人生路上，历久弥坚，百折不摧。诗集中《早操》《营门卫兵》《潜伏哨》等作品，兵味十足，有雷厉风行、有守纪如铁，反映出军人坚定的执行力。

大爱深情——向死而生的使命感。平庸的人有一条命：性命。不平凡的人有三条命：性命、生命和使命。毋庸置疑，军旅诗人首先是军人，肩负着神圣的使命，每当战火、灾害、疫情等来袭的危难关口，一样冲锋陷阵、深情呐喊，创作出脍炙人口、荡气回肠的时代新作，彰显奋不顾身的报国情怀。聂江华执行过抗洪、缉私、灭山火、抗台风等多项任务，数次经受生死考验。他创作的《火神山医院》《敬礼！钟南山》《致敬！人民英雄陈薇》，既为整个社会留下了时代印记，也为自己留下了直面生死的人生答卷。

执着热情——迎难而上的意志力。令人

欣慰的是，一批批不懈创作的军旅诗人，坚守着对诗歌的那份热爱、那份执着、那份迷恋。在我的眼里，他们是不甘落后的领跑者、不辍耕耘的播种者、不惧寂寞的坚守者、不慕繁华的歌唱者。多年来，聂江华用心读懂每一种花，用心打磨每一首诗，坚守了自己的精神家园，芬芳了大家的精神花园。他的《炮仗花》《三角梅》《桂花》《郁金香》等作品，展示出热情洋溢、执着坚毅的意志品格。

愉悦心情——笑对人生的自信力。一个人顺境时笑口常开是本能，逆境时乐观自信是本事。这个本事，来自豁达的境界、来自诗意的生命，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：“大雨过后有两种人，一种人抬头看天，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；一种人低头看地，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。”世人拥有同样的春夏秋冬，军人经历不一样的风霜雨雪。一支战功卓著的部队，无论是进是退，始终斗志昂扬，歌声嘹亮。同样，一位优秀的军旅诗人，无论身在何处，总是充满自信和诗意。聂江华身着军装意气风发，脱下戎装自信满满，始终保持积极、乐观、自信的人生态度。他的诗集中，有美丽的百花园，有动听的四季歌——听《春雨》、拂《夏风》、观《秋霜》、赏《冬雪》，借景抒情，以诗言志，可见他是一个“大雨之后抬头看天的人”，既写出了春夏秋冬的美景，更写出了面对风雪雷电的心境，反映了心灵的一种追求、心底的一种坚持。

岁月如歌，生命如花。走过春夏秋冬的咏花人，眼中赏百花，心里装百花，心花一定是怒放的，香气一定是浓郁的。《花样岁月》就是一位诗人数十年来用心用情浇灌百花的欢喜之作、芬芳之作。这样唯美的诗篇值得品读，这样诗意的生活令人向往。

(据中国军网)

读书有感

我军历来崇尚武，提倡一手握枪杆子、一手拿笔杆子。1942年5月，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风趣地指出：我们有两支军队，一支是朱总司令的，一支是鲁总司令的。毛泽东同志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卓越统帅，也是将笔杆子运用得炉火纯青的伟大诗人。在老一辈革命家的躬先表率下，一批又一批的军旅诗人怀着强烈的使命担当，创作出一首又一首引领时代潮流的诗歌精品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追梦人奔向诗与远方。

无“情”不成诗，无“力”不成军。军人写作，抒发的是“情”，展示的是“力”。每一座军营都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每一位军旅诗人都是“铁打的汉子滚烫的心”——在“情”与“力”的交融中抒发内心的真、善、美，展示外溢的精、气、神。聂江华就是一位新时代的“柔情铁汉”。他的诗集《花样岁月》，围绕81种花和四季的歌，创作了132首诗，反映出一名军旅诗人对军队的浓浓深情和对人生的深刻感悟。品读这本诗集，我看到“情”与“力”在百花丛中交融穿梭，汇聚成一幅绚丽的报春图、一首嘹亮的正气歌。

澎湃激情——向阳而歌的信仰力。“向前！向前！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向太阳……”忠



新书架

《老子智慧八十一讲》



作者：李永晶
出版社：世纪文景·上海人民出版社
内容简介：如果老子生活在今天，面对当下的各种挑战和压力会如何处理？东京大学博士李永晶此前专注日本研究，本书是在他对比过权威版本，专为现代人打造的，以解决今日之困惑的老子思想入门书。学界对《老子》的多个版本一直存在争议，无论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市出土的“帛书本”还是1993年湖北省荆门市出土的“郭店本”；又或是作为传世本的河上公注本、王弼注本，当写本之间存在差异时，作者认为应以思想史的方法，对不同作者在解释老子的思想时，逻辑是否通顺、思想是否深刻进行检验。本书的阐释线索从河上公和王弼注本来，引入叔本华、黑格尔等西方哲人的思想，邀请读者一同路上与老子的解惑之旅。

《希腊别传》



作者：陈嘉映
出版社：铸刻文化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内容简介：哲学家陈嘉映在本书中，用平实的语言虚构了一个普通希腊人的一天——从爱情、家庭、公共生活等几个方面来展示古希腊的日常，给读者以启迪。“写这本小书，只因我爱希腊。深爱，就愿与人分享。”这本书的写作动机，不仅发源于学者的自觉，也是写作者深爱希腊的结晶。这本书可以被视为一本关于希腊的小传记，从希腊文明的开端迈锡尼文明写到希腊化时代，从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到其他的普通希腊公民，陈嘉映以爱好者而非专家的身份展开论述。

《更远的蓝奔流》



作者：苏娅
出版社：新星出版社
内容简介：在Citywalk、户外徒步等活动越来越受当下都市人喜欢的今天，苏娅十几年前就选择了从北京回到大理生活，居住在苍山应乐峰下、山麓的一个小村边缘。村子离山林很近，四周有大片半垦半荒的田地，这样的生活空间构成她日常观察大自然的“连续性”。

尽管爬过不少山，苏娅却唯独钟爱苍山。“苍山是距离人类最近的一座山脉，它与人的空间距离和关系距离，非常适合普通人不断地深入探寻，这是地球上罕见的，即使没有太多探险经历和野外生存经验的普通人，也能亲近的荒野。”本书以苍山作为主体，借动物的眼睛，用徒步者的视角，辅时间之刻度，亲细微的感受，将自然的深不可测和人身处其中所受到的启示记录下来。